

“龙跳天门 虎卧凤阙”的审美意境

——读《兰亭序》

喻 衡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革新运动的杰出代表。其主要贡献是：第一，开辟了今体行、草、楷书的发展道路。他继承前人书体精华，大胆变革，超越前人成就，创造了雄视百代的“王体”，成为南朝和隋唐以来千余年间书法发展的主流；第二，改革了传统性的笔法程式，创造出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形成“一形众相，万字皆别”的艺术风格和多姿多采的审美意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兰亭序》正是这种革新的成果和代表作。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代书风，最主要的特点是极大地丰富了书法线条的节奏之美。《兰亭序》之所以被世人推崇，在于它的线条（点、划）变化莫测，刚柔互济，动静相参，大小和谐，疏密有致。改变了汉魏以来书体向行楷过渡之初的拘谨、朴拙、单调形态，有意识地强化了书法的抒情功能。梁武帝论羲之书法“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但有人认为这种评语太抽象，难于理解。郭沫若先生就直截了当地批判：

评得很抽象，有意追求词藻。所谓“字势雄强”，所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使人很难仿佛王羲之的字迹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裁。（《兰亭考辨》P. 18）

笔者认为：“龙跳天门”和“虎卧凤阙”是对王羲之革新书体表现的笔势运动规律生动而形象的比喻。“龙跳”是动态，“虎卧”是静态；“天门”和“凤阙”则是象征一种至高纯美的艺术境界。这种动态和静态在篆、隶（分）的古法中是很难直观理解的，只有在“八面出锋”的新体草书、行书和楷书才能得到完美的体现。

怎样理解这种“卧”与“跳”的关系呢？楷书是虎卧式的静态；草书是龙跳式的动态；行书动静得宜，兼虎卧与龙跳之姿。若从一篇书法作品的整体看，行草相间，或楷行相参，或楷草对比，就能综合表现作品线条丰富变化的运动气势和审美意蕴。

另一方面，“龙跳”又可理解为活脱，“虎卧”又可理解为稳健。《兰亭序》书法，从整体上看，活脱之中又有稳健，活脱之处如“龙跳天门”，稳健之处如“虎卧凤阙”。从字形的长短错落，和笔法的自然流转来看，是活脱的，是“龙跳天门”式的动态；从字的姿态和笔划的安顿缜密来看，又都是稳健的，是“虎卧凤阙”式的静态。这种活脱与稳健，动与静的矛盾统一形成，从三个体系的《兰亭》摹刻本中可以窥见端倪。大体上是“定武”稳

健(静)多于活脱(动);“神龙”活脱(动)多于稳健(静);“褚本”适中。区别是比较微妙的。

为什么说动态和静态,或者说活脱与稳健的矛盾统一,主要应体现在书法的整体章法中呢?人们欣赏书法,首先是看通篇章法布局的总体效果,是否浑成一体及节奏和谐?第二步再看行间字势组合,是否能产生错落参差连绵起伏的气势?最后才轮到赏析具体字型、点划结构的得失及其与全局(行气、章法)的影响。当然,一篇书法的好坏,归根结底还要由作者对每个字运用的熟练程度来决定。孙过庭说:“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为通篇之准”,隋僧智果对单字与整体的关系分析得更为精辟:“覃精一字,功归自得盈虚;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覆”。再拿上述三个体系的唐摹《兰亭》来看,都具有下列明显的特点:全篇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从头到尾极其生动流畅,字体大小参差,有巧妙的承载映带关系。尽管字的行间宽狭曲折,看起来好像不甚整齐,有的字孤立起来看好像写歪了,摆偏了,但整体连行看,却有生气,不板滞,大小宽窄、疏密、斜正,恰好构成自然的节奏。因此,全篇体现呼应揖让、连绵起伏的运动感,透露出作者行文时思如泉涌、手不停挥的“快然自得”心情。正如清代书学专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所说:“《兰亭》神理在似欹反正,若断还连八个字。”唐孙过庭《书谱》中说:“《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真行绝致者也”。当然这些都是针对它的整体章法而言的。

动静关系是王书在中国书法运笔方法上的一大突破,它体现为“八面出锋”,改变了传统篆、隶(分)的运笔方法,极大地丰富了书法线条的节奏之美。“八面出锋”能充分发挥毛笔圆锥体以多方向运转时产生的点线曲折变化,通过指腕执使转用的技巧,能表现出书法的主体感、力度感和节奏感。中锋为主、侧偏为辅的提按顿挫,增强了艺术效果。传为王羲之所作的《书论》中有“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出”,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动静关系的道理。

有人曾用《姨母帖》来作为否定《兰亭序》的标本。立论者只看到《姨母帖》中的所谓章草遗

意,而无视其正是右军抛弃章草的证明,没有看到这是右军革新书体的第一个里程碑。《姨母帖》开始注意点划的变化,以横划为例,其中长横划字就有八个,形态各异,如“十一月”的“一”字,一头重,一头轻,重心在左;“十三日”的“十”字有弧度向下,与“三”字的弧度向上,呈现长短参差和曲度向背的变化;其余字中的长横划也都各具姿态,而且这些长横划都没有隶笔中的上挑(燕尾)。再看帖中的“捺笔”、“走之”,更于古朴中见清丽,也已无什么章草痕迹。如果硬要用开倒车的眼光,把王羲之这件浑厚无华的早期革新作品看成是否定他后期《兰亭》流丽生动的笔意的证据,是很不恰当的。实际上应该把它看成羲之早期力求开创新风格的可喜成果。这个时期,线条表现力还未达到“八面出锋”的阶段。

《兰亭序》是羲之接近晚年的杰作,是他书体革新的第二个里程碑。这时,他“八面出锋”的运笔技法比较纯熟了。右军完成了“永字八法”的理论,就是“八面出锋”的具体剖析。《兰亭序》中的不足之处,就是“戈笔”的处理和右向“横折钩”、“捺笔”这几方面还没有完全成熟。“戈笔”如“茂”、“盛”、“感”;右“横折钩”如“九”、“地”、“也”、“视”的末笔都未定型;还有“捺笔”也缺乏一波三折的过程。这些说明右军虽开拓了“真行绝致”的道路,还来不及像隋唐人那样把这些最难处理的笔划提高到更规范化的水平,《兰亭序》上仍留有创新过程中的时代局限,是决非隋唐人“依托”的证明。那些被认为“以己意出之”的临摹《兰亭》者,一个个都忠实地保留了右军的这些毫不掩瑜之瑕,也说明临摹之可靠。

总之,理解右军书法的“龙跳”、“虎卧”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右军线条点划中“八面出锋”的创造性。对其空前的开拓之功,启动了后来者继承和发展的无限创造力,极大丰富了作为中国书法主心骨的“二王”书法,是不应也不能随便抹煞的。

但是,在当前“文化观念更新”的思潮冲击下,书法界出现以否定传统为目的的所谓理论与创新,甚嚣尘上。人们不禁要问:曾雄视百代的

“二王”书体今后是否还有其往昔的生命力?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要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从我国方块字的渊源谈起。

汉字的方块间架结构,是经过二千年历史演变才逐渐定型的。自然界生物造型具有平衡、对称、均匀之美;物体受地心吸力制约,必须垂直才能稳立,必须置于水平面上才不致移位或流溢。这些自然规律都被先民在造字时加以借鉴。所以方块字讲究平衡、对称、均匀,讲究横平竖直,是和自然现象相适应的特殊创造。

方块字在漫长的社会应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以便于应用为目的的前提下不断自觉美化为书法艺术。书法艺术家精究方块字架构之理,在实践创造中丰富了书法理论。如对组合体的字左右、上下、繁简不同的,则以“上承下载,左映右带”的变化使其收平衡之效;对于过于均匀易见平板的,则又在造型上用“峻拔一角”、“潜虚半腹”等办法使之美化。书法家特别注意在笔划参差不齐的情况下,用以稳定中心,加强平衡的微妙处理(如偃仰、欹正、揖让、伸缩、长短、大小等),务使书体尽流严密之美。在实践上奠定这一美学思想基础的就是王羲之父子,继由历代书法大师加经继承和发展而汇集为江河巨流。因此,二王书体不能仅视为羲献父子一家之体,而应认为是历代书家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财富。

二王书体在清代乾、嘉以来受到北碑的严重挑战,许多书家从理论和实践上寻找北碑南帖融会贯通的途径,出现了一股创新的书风。郑燮以汉隶与坡谷融合为“六分半书”;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等掺金石碑版入颜体;邓石如溶篆隶法度于南帖;包世臣以北碑写右军,皆各尽其妙。近世更有于右任从二王的草法结构和历代草书中发现草书符号的神奇规律,以“笔笔皆活,随意生态”的二王书法与北碑变化奇险的风格相互砥砺,形成凌厉劲健婀娜多姿的“标准草书”,从而名垂书史。王蘧常教授更从篆、隶、章草中参悟羲献今草法度,加以再创造,产生了崭新的“蘧草”(谢稚柳命名),字型结构,为当代书法史再建丰

碑。另一方面,传统的二王书体,也在不断地创新发展,散木、白蕉、尹默、启功,都是以自己的风貌来体现二王本质的大师。这些都是说明中国书法纵使流派千差万别,而总归“万变不离其宗”,任何演变,都必须服从于汉字方正的基本造型;任何创新,都逃不脱千变万化的提按顿挫运笔规律。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风行北碑以来的三百年间,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位堪称为不朽的纯粹魏体书法的大师?正因为用毛笔侧锋去强求石刻险峭奇崛,必然抛弃千余年来历代书家集体创造和发展的卧虎腾龙的运笔法度,实质上是一种倒退现象。所以有识之士以碑帖之美相互补充,精勤探索,才能得到真正创造性的成果。

还必须指出,书法是美化的语言符号,更确切地说,书法艺术是语言符号(文字)在长期实用过程中逐步丰富发展起来的特殊文化形式,任何改革都不能离开“实用”的立足点。作为社会文明生活中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或者称之为“载体”),将永远是书法艺术第一位的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它艺术形式的独特旨趣,如果抛开这些旨趣,强调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胡乱涂抹,猎奇逞怪,那就必然走入邪门歪道!

当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书法艺术欣欣向荣,百花齐放,朝花夕秀,异彩纷呈。但不可否认,也出现某些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的怪现象:逆锋反戳,散锋横扫,甚至拆散点划,胡乱拼接,以“不可识”为最高境界,还上升为“理论”,反噬传统书法为“束缚心灵”。钱钟书先生在《致郭晴朗书》中所痛斥的那些“标目书家,直鬼画符、狗脚爪之属”,大概就是此类杰作。但是,笔者坚信,由二王奠基、经唐宋元明清以来无数书家继承发展起来的书法理论与实践技法,仍将是中国书法的主流,是中国文化史上永不枯竭一脉泉源。今后,它必将在不断创新的形态下继续发挥奔腾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不废江河万古流”,是任何力量也阻遏不了的。